

文摘小说精品

读者俱乐部◎主编

学生阅读经典
图书馆珍藏版本

生活卷

感悟

人

生

智

慧

情

感

生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文摘小说精品

生活卷

读者俱乐部/主编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活卷/读者俱乐部主编. —长春市: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6. 4

(文摘小说精品)

ISBN 7-5601-2529-8

I. 生... II. 读... III. 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J.3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1596 号

文摘小说精品·生活卷

读者俱乐部 主编 责任编辑 于泓

出版: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印刷: 北京市书林印刷厂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40 字数: 5000 千字

版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7-5601-2529-8

定价: 640.00 元(全套 20 册, 本册定价 32.00 元)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太太与西瓜	萧 红 (1)
纸币的跳跃	郁达夫 (4)
鸭的喜剧	鲁 迅 (10)
新 年	鲁 彦 (14)
宴 会	鲁 彦 (28)
贫士日记	穆时英 (63)
晚 餐	彭家煌 (92)
茶 杯里的风波	彭家煌 (105)
一个杀手的自白	傲 馨 (109)
玉胭脂	关佩佳 (126)
麦琪的礼物	欧·亨利 (141)
我所发现的生活	马克·吐温 (149)
误 会	马克·吐温 (152)
浪 子	华·欧文 (155)
雨中的猫	海明威 (159)
贵妇人	左琴科 (164)
装电话	马里纳特 (169)
大操大办的婚礼	济斯金德 (173)



文摘小说精品·生活卷

预 演	顿巴泽 (177)
逃往埃及	歌 德 (180)
卖笑人	海·伯尔 (185)
换脑以后他是谁	廷帕莱 (188)
敞开着的窗户	萨 基 (192)
广告的受害者	左·拉 (197)
丈母娘——辩护律师	契诃夫 (200)
公民证	契诃夫 (204)
辩护律师	埃林·彼林 (207)
程序控制的丈夫	伊·布德洛 (212)
怪 药	星新一 (214)
行骗的裤子	哈太衣 (217)



太太与西瓜

—— 萧 红

五小姐在街上转了三个圈子，想走进电影院去，可是这是最末的一张免票了，从手包中取出来看了又看仍然是放进手包中。

现在她是回到家里，坐在门前的软椅上，幻想着她新制的那件衣服。

门栏外有个人影，还不真切，四小姐坐在一边的长椅上咕哝着：“没有脸的，总来有什么事？”

一个大西瓜，淡绿色的，听差的抱着来到眼前了。四小姐假装不笑，其实早已笑了：“为什么要买这个，很贵呢。”心里是想，为什么不买两个。四小姐把瓜接过来，吩咐使女小红道：

“刀在厨房里磨一磨。”

淡绿色的西瓜抱进屋去，四小姐是照样的像抱着别人给送来的礼物那样笑着，满屋是烟火味。妈妈从一个小灯旁边支起身来摇了摇手，四小姐当然用不着想，把西瓜抱出房来。她像患着什么慢性病似的，身子瘦小得不能再瘦，抱个大西瓜累得可怜，脸儿发红，嘴唇苍白。她又坐在门



前的长椅上。

五小姐暂时把新制的衣裳停止了幻想，把那个同玩的男人送给的电影免票忘下，红宝石的戒指在西瓜上闪光：“小红，把刀拿来呀！”

小红在那里喂猫，喂那个天生就是性情冷酷黑色的猫，她没有听见谁在呼喊她。

“你，你耳聋死……”

“不是呀，刘行长的三太太，男人被银行辞了职，那次来抽着烟就不起来，妈妈怕她吃了西瓜又要抽烟。”四小姐忙说着，小红这次勉强算是没有挨骂。

西瓜想放在身后，四小姐为了慌张没有躲藏方便，那个女客人走出来看着西瓜了。妈妈说着：

“不要吃西瓜再走吗？”

小姐们也站起来；笑着把客人送走。

她们这回该集拢到厅堂分食西瓜来，第一声五小姐便嚷着：“我不吃这样的东西，黄瓜也不如。”

抛到地板上，小红去拾。

太太下着命令叫小红去到冰箱里取那个更大的田科员送来的那个。

她们的架子是送来的礼物摆起来的！她们借别人来养自己的脾气。做小姐非常容易，做太太也没有难处。

小红去取那个更大的去，已经拾到手的西瓜被吐啦，舍不得的又丢在地板上。



站在门栏处送来礼物的人也在苦恼着。

“为我找了十元一月薪金厨夫的职业，上手就消费了三元。”

但是他还没听见五小姐说的“黄瓜也不如”呢。





纸币的跳跃

—— 郁达夫

绝大的一轮旭日从东面江上蒙蒙地升了起来，江面上浮漾在那里的一江朝雾，减薄了几分浓味。澄蓝的天上疏疏落落，有几处只淡洒着数方极薄的晴云，有的白得像新摘的棉花，有的微红似美妇人脸上的醉酡的颜色。一缕寒风，把江心的雾网吹开，白茫茫的水面，便露显出三两只叶样的渔船来。朝阳照到，正在牵丝举网的渔人的面色，更映射得赭黑鲜明，实证出了这一批水上居民在过着的健全的生活。

做晚上刚从远道归来。晚饭的时候陪他母亲喝酒，却醉到了好处，虽然有点动了伤感，但随后终究很舒适地熟睡了一晚的文朴，这时候也曷亨曷亨地在厚棉被里咯醒了。他全身抽动着咯了几声，向枕边预备在那里的痰盒内吐了一口带血带灰的粘重的浓痰，慢慢伸出手来把一面的帐子钩起，身体往上一移，将腰部斜靠上了床头安置着的高枕，从高楼上临江的那扇玻璃窗里，抛眼向外面一望，就看见了一幅儿时见惯，但有多多年不曾看到的，和平美丽，初冬江上的故里清晨的朝景。



“啊啊！……………”

不由自主地发了这一声也像是咯后的余波，也像是美景的激赏的感叹词之后，那一脸悲凉的微笑，又在他的油腻得很厚的脸上呈露了出来。

“踏遍中华窥两戒，无双毕竟是家山！”

静看了一会，带着呵欠，微微地拥鼻哼了两声，他的肩上就披上了那套盖在被上的絮袍夹袄，从絮袍袋里他又摸出了一支吉士牌烟卷来点火吸上。

将上半身靠向了床栏，呆瞪着两眼，长长地把烟呼了一口，又慢慢地尖着嘴向前面舒的吐出了一口白色的烟气，他的朦胧的心里，无端竟酿起了一阵极平静极淡漠的伤痛的哀感。不过你若问他，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那这时候怕连他自己，也不能够直截了当地说出他所以要伤痛的原因来。使他伤痛的原因，似乎是很多很多，自从他有记忆以来，一直到今朝挨着病醒转在故乡的卧床上的此刻为止，二十七年间，他所遭遇着的，似乎只是些伤痛的事情的连续。他的脑里，心里铺填在那里的，似乎只是些悲哀的往事的回思。但是这些往事，都已升华散净，凝成了极纯粹，极细致的气体了。表面上包裹在那里的，只有一层浑圆光滑，像包裹在乌鸡白凤丸之类的丸药外面的薄薄的蜡衣。这些往事，早已失去了发酵，沸腾，喷发，爆裂的热力了；所以表面上流露着的只是沉静，淡漠，和春冰在水面上似的绝对的无波。他的这时候的内心心状，天上地上，



实在也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若有第二个人出来，向他动问，问他“你是在伤痛么？”的时候，说不定他竟会含笑而不言，摇着头，睁着眼，心里很满足似地否认你这问话的无根的。可是当他把第一口烟吸进又吐出的中间，他的心里却确在朦胧地，沉寂地，感触着伤感。

慢慢地长吁出了这第一口烟气之后，那枝松松卷着的吉士牌却在他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之间停驻了好一会，一截芝麻色的烟灰无声地掉在他的褥上了。重新将右手举起，深沉地又吸进第二口的时候，一阵狂喀，却忽然间逆烟冒出，冲破了他的周围的静默。睡在后房的他的老母，这时候早已寻声而至，笃笃的走进了他的卧室。

“朴！你怎么会喀得如此之凶？听说你在吐血，现在可有血喀了出来？”

今天早晨的她的这柔和的问语，听起来却满含着无限的爱惜之情。——呵呵，母子终究还是母子——一边还在喀着，一边已在脑里这样想到的时候，他的涨红的脸上，却早已纵横流满了因狂喀而出来的眼泪，

“曷赫——曷赫——娘！——曷赫——不，——不——不要紧的。——我——我——因为现在抽了一口烟。——烟——本来是不该拍的。——昨天晚上，在火车上无聊不过，向茶房买了这一包，以后想不再抽了。”

她又走近了一步，把摆在他枕旁的痰盒拿起，伏下了白发蓬松的头，向玻璃窗的外光里仔细看了一回，就旋转



身来，皱紧了眉头深深对他说：

“朴！这可不对哩，你要马上去治好它才行。东梓关的徐竹园先生，是治这病出名的，你起来，就搭轮船去吧，去看看他开一个方来，马上治好了它。”

“娘！您放心吧，我想上医院去治，这病是不十分要紧的，吃中药怕有点粘牵。”

“徐竹园先生，你总该知道吧？我去年咯血的时候，也是他来医好的。”

“他，好当然是很好的，可我终有点放心不过中医。”

“什么话呢？快起来，噢，快起来。搭早班轮船去是很快的，从这里到东梓关横竖总只有三四十里路程。”

她的这声气口吻，完全还是二十几年前当文朴的幼年她在哄骗着他的模样。

“娘！您放心吧，我会到杭州上海的外国医院里去医，这病本来是没有要紧的。”

“不，不，你还是快些起来，今天就去，上竹园先生那里去一趟来。”

说着她就伸手向她自己的几层衣服里面的一件贴身小袄袋里摸索了半晌，从这里衣袋的夹层底里，她却取出了一个缠得很周到的黑缎小纱袋来。小心翼翼地移动着颤抖的手，打开纱袋，从里面取出了两张簇新的兴业银行五元纸币，她又走近了半步，伸着这捏着纸币的枯手向文朴怀里一扑说：



“朴，我也晓得你的，大约你是盘缠用完了吧？这，这你先拿去用，先去徐先生那里开一个方儿来，药也顺便就在徐先生的春和堂里抓了，今晚上就在竹园先生那里过夜，煎服一帖，等明朝转一个方，抓了药回来再来煎服。”

文朴也伸出了一只左手，捏住了她那只握着还有点温热的纸币的枯手，举眼呆望着她，急切地说：

“娘！这，这算什么？我，我虽则没出息，只当了一个学校的穷教员，没有钱寄回家来给您老人家享福，可是，可是，上东梓关去的一点路费，和配药的几个钱是还，还有在这里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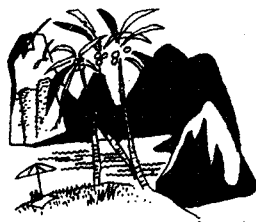
“暖，别说了吧，病总要先治好了它。等你好了之后，也可以寄回来还我的。”

文朴轻轻地把她的手捏了捏紧往外推了一推，她也顺势把手松了松，两张簇新的纸币就“扑答”的掉落在他的被面之上。她向文朴作了一脸哭也似的苦笑，急促他说了一句“你今天就去吧！”背转身马上就走向外房去了。文朴听她的脚步声一步一步的远了开去，一间两间的走过了几间空的卧房，一级一级的走下了楼梯。太阳光从玻璃窗的侧面射进了房来，照到了文朴的卧床帐子的上面。

他一个人还是呆呆的披着絮袍在被窝里坐着，静默的脑子里却有许多的想头在那里断续地排列。左右邻近的人在背后对他娘的苛刻的批评，说她是如何如何的鄙吝，如何如何的不拔一毛；她老人家自己的实在也是太过分了的



节俭的样子，连一碗新煮的蔬菜都不忍下箸的行为，和昨天晚上酒后，她责备他自己无钱寄回家来的一段对话，他都一一的回想起来了。想到了最后，他的两只呆注在被上的眼里，忽而看见有许多重叠的红蓝新纸币在被面上跳跃，因为太阳已经射进了床里他的被上，纸币高头也照上了一条光线，而他的颊上却同时也同散珠断了线似的溢流出了几颗亮晶晶的大泪来，在那里折光返射的缘故。





鸭的喜剧

—— 鲁 迅

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君带了他那六弦琴到北京之后不多久，便向我诉苦说：

“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

这应该是真实的，但在我却未曾感得；我住得久了，“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只以为很是嚷嚷罢了。然而我之所谓嚷嚷，或者也就是他之所谓寂寞罢。

我可是觉得在北京仿佛没有春和秋。老于北京的人说，地气北转了，这里在先是这么和暖。只是我总以为没有春和秋；冬末和夏初衔接起来，夏才去，冬又开始了。

一日就是这冬末夏初的时候，而且是夜间，我偶而得了闲暇，去访问爱罗先珂君。他一向寓在仲密君的家里；这时一家的人都睡了觉了，天下很安静。他独自靠在自己的卧榻上，很高的眉棱在金黄色的长发之间微蹙了，是在想他旧游之地的缅甸，缅甸的夏夜。

“这样的夜间，”他说，“在缅甸是遍地是音乐。房里，草间，树上，都有昆虫吟叫，各种声音，成为合奏。很神奇。其间时时夹着蛇鸣：‘嘶嘶！’可是也与虫声相和协



……”他沉思了，似乎想要追想起那时的情景来。

我开不得口。这样奇妙的音乐，我在北京确乎未曾听到过，所以即使如何爱国，也辩护不得，因为他虽然目无所见，耳朵是没有聋的。

“北京却连蛙鸣也没有……”他又叹息说。

“蛙鸣是有的！”这叹息，却使我勇猛起来了，于是抗议说，“到夏天，大雨之后，你便能听到许多虾蟆叫，那是都在沟里的，因为北京到处都有沟。”

“哦……”

过了几天，我的话居然证实了，因为爱罗先珂君已经买到了十几个蝌蚪子。他买来便放在他窗外的院子中央的小池里。那池的长有三尺，宽有二尺，是钟仲所掘，以种荷花的荷池。从这荷池里，虽然从来没有见过养出半朵荷花来，然而养虾蟆却实在是一个极合式的处所。

蝌蚪成群结队的在水里面游泳；爱罗先珂君也常常踱来访他们。有时候，孩子告诉他说，“爱罗先珂先生，他们生了脚了。”他便高兴的微笑道，“哦！”

然而养成池沼的音乐家却只是爱罗先珂君的一件事。他是向来主张自食其力的，常说女人可以畜牧，男人就应该种田。所以遇到很熟的友人，他便要劝诱他就在院子里种白菜；也屡次对仲密夫人劝告，劝伊养蜂，养鸡，养猪，养牛，养骆驼。后来仲密家里果然有了许多小鸡，满院飞跑，啄完了铺地锦的嫩叶，大约也许就是这劝告的结果了。



从此卖小鸡的乡下人也时常来，来一回便买几只，因为小鸡是容易积食，发痧，很难得长寿的；而且有一匹还成了爱罗先珂君在北京所作惟一的小说《小鸡的悲剧》里的主人公。有一天的上午，那乡下人竟意外的带了小鸭来了，咻咻的叫着；但是仲密夫人说不要。爱罗先珂君也跑出来，他们就放一个在他两手里，而小鸭便在他两手里咻咻的叫。他以为这也很可爱，于是又不能不买了，一共买了四个，每个八十文。

小鸭也诚然是可爱，遍身松花黄，放在地上，便蹒跚的走，互相招呼，总是在一处。大家都说好，明天去买泥鳅来喂他们罢。爱罗先珂君说，“这钱也可以归我出的。”

他于是教书去了；大家也走散。不一会，仲密夫人拿冷饭来喂他们时，在远处已听得泼水的声音，跑到一看，原来那四个小鸭都在荷池里洗澡了，而且还翻筋斗，吃东西呢。等到拦他们上了岸，全池已经是浑水，过了半天，澄清了，只见泥里露出几条细藕来；而且再也寻不出一个已经生了脚的蝌蚪了。

“爱罗先珂先生，没有了，虾蟆的儿子。”傍晚时候，孩子们一见他回来，最小的一个便赶紧说。

“唔，虾蟆？”

仲密夫人也出来了，报告了小鸭吃完蝌蚪的故事。

“唉，唉！……”他说。

待到小鸭褪了黄毛，爱罗先珂君却忽而渴念着他的